

我的40年

敬礼！受益终身的军旅生涯

——一位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老兵的军旅感怀(下)

■姚俊文

三

成片的甘蔗地，高耸的椰树林，还有那成排成堆吐着红棉球的木棉花，就连空气都弥漫着山野甘草的芳香……此时，我和我的战友们都置身于这样一种“浪漫”的环境。

而这“浪漫”的背后，即将上演一场残酷且血腥的战争。

部队经过昼夜铁路机动已按时到达南疆作战区域，我们在广西崇左的一个无名山坳里扎营，朦胧的月光中，一个个身影在起伏的山峦中忽隐忽现，侦察地形、挖“猫儿洞”、伪装武器装备。亚热带雨林气候的闷热、多雨、潮湿，不少北方籍的战士一时难以适应，身体出现了风疹过敏，奇痒难耐，加上蚂蟥、山蚊、蟒蛇的骚扰，更是屡屡发生非战斗减员的险情。

一次，兄弟排有一位战士去灌木从解手，不料被一条碗口般粗的蟒蛇缠住，幸亏被正在附近劳作的壮族老汉及时解救才幸免于难。记得那天老汉不仅为我们面授如何做好山地自我保护的办法，还为我们介绍起广西壮乡流传甚广的许多民谣。

“广西十八怪”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则，我隐约还记得这样几句：“斗笠当锅盖、蚂蟥做腰带、三个蚊子一盘菜；裤衩穿在长裤外、老太爬山比猴快；抱着孩子谈恋爱、生个娃娃半脑袋、鸡蛋串起来卖……”这些民谣不仅记载了当地社会的风土习俗，也反映了壮乡人民的生活风貌。

战争一触即发，生死就在眼前，用说民谣传民谣的办法，淡化临战状态下近乎凝固的空气，这也成为我军战地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“绝活”。我们背记“不许动，你被俘虏了”等简单“越语”词汇、试用急救包、穿上防竹签钢板鞋，尽全力做好一切战斗准备。

四

时间定格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的早晨，严格来说是早晨六时四十分，隆隆炮声，宣告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，早已枕戈且待的参战部队从云南、广西两个方向，向地区小霸越南发起总攻。按前指作战方案，我们舟桥连和374团侦察排共同承担抢夺和守卫广西水口边关大桥的任务，确保战时运输线畅通。

夺桥、守桥成了我们舟桥部队参战中的关键词，更是我们舟桥连的主要作战任务。是役，凌晨三时五十分，全连按计划进入战斗区域，完成对水口关大桥中方桥头1000米C形包围，五时三十分，突击排潜伏至距中方桥头堡500米附近，桥上赶集的行人已隐约可见，六时三十分，浮桥渡河装备器材完成部署，六时四十分，三颗信号弹划破晨雾，紧接总攻的炮声，舟桥连集结火力，摆开架势佯攻桥面，吸引住了对方的注意力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打扮成越南边境村民的374团侦察排战士暗渡陈仓，从桥头两侧迂回摸上对岸桥头堡，当场击毙蹲守大桥的越南武装人员，迅捷占领了边关大桥。同时，连队又在水口关附近架起了浮桥，为保障野战部队通行建立起了预备通道。

战前谋划的战术成功地在战时得到了贯彻、实施，保障了战斗任务的顺利完成。

护桥一举成功，使得我们这些原本“脑袋已别在裤腰上”的年轻

生命免遭战火的蹂躏。

正当大家庆幸自己的战斗任务初战告捷之时，只见一批批血肉模糊的伤员、烈士，从前方被陆续运送了下来。据696野战医院的护士介绍：大部队冲锋时，迫于我正面炮火，越方采用化整为零的战术，纷纷钻进了事先构筑好的山洞工事，或以自然的山洞、岩洞、悬崖为屏障负隅顽抗，造成我一线部队重大伤亡……历史的脚步从没有走运，英雄的光环绝不会褪色，惨烈的战争也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被淡忘。为了祖国尊严、保卫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生活，年青战士以血肉之躯浴血疆场。

遵照前线指挥部命令，我们舟桥连一方面需固守大桥，另一方面又需转入从水口关向我方纵深十公里边境线修筑国防工事，就这样，从还击战打响至边境线国防工事修筑完成，我和战友们在前线的时间长达六个月，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六个月，也是最引以自豪的六个月。当连队凯旋归建时，南国重镇南宁市俨然已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，硕大的凯旋门上方“热烈欢迎我边防部队还击越南小霸胜利凯旋”横幅字样鲜艳夺目，道路两旁彩旗招展，鼓乐喧天，欢送的边民挥舞着彩带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茶杯、毛巾、绣着各种壮乡图案的鞋垫不时塞进战士们的手里、怀里、包里，到处洋溢着喜庆胜利的气氛。

在战后的军人表彰大会上，我被授予“三等功”军章和“中越边境自卫还击”参战纪念章各一枚。让我倍感自豪的是，部队还把立功喜报送到我的家乡。据哥哥回忆介绍，当年由于母亲去上海探望父亲，姐姐已出嫁，家乡政府把这立功喜报送到了南北湖边我外婆家，那天，一队人马在外婆家门前敲锣打鼓，着实让年迈的外婆“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”！待民兵连长把大红喜报读给她听后，外婆这才明白是这么一回事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南北湖旁的外婆家不仅留下了我童年时的许多往事，还记录下了我作为军人的一段荣耀故事。

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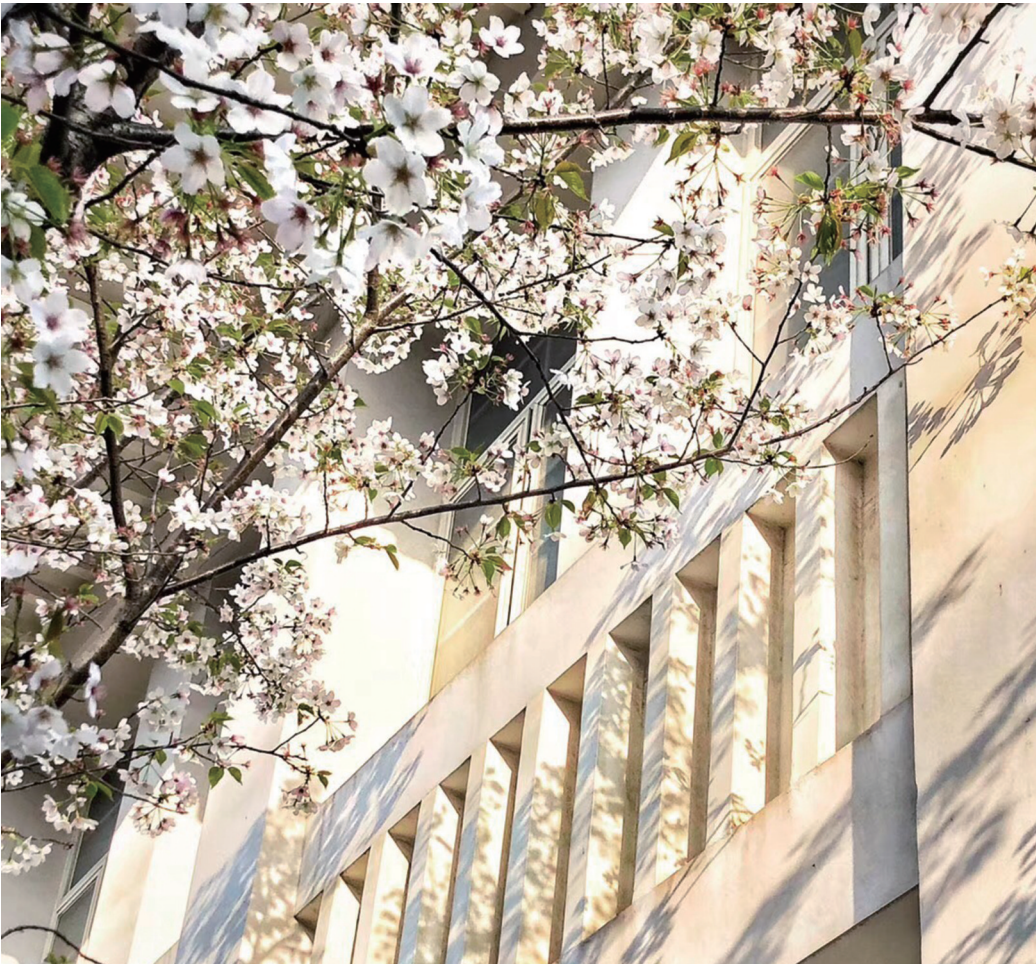
退伍以后，我“顶职”到了上海工作。从战场到商场，在商海“摸打滚爬”的我，曾经为国有企业的转型发展贡献青春和力量，先后担任三家杨浦区中型国企的法人代表，目前任上海杨浦工贸(集团)党建负责人。

无论在什么岗位，干什么工作，我时常把当兵的这段经历珍藏于心；把部队培养的军人气质融入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；不管是经营还是管理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我时刻勉励自己不忘“军心”，继续前进！

“参军可能后悔三年，不参军将后悔一辈子。”

回首过往，从学生时代的懵懂，到加入军旅、进入职场的兴奋，再到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，每一个阶段的感受都记忆犹新。但这些年留给自己最深刻的体会却是，再平凡的人生，只要涂上了那层军绿色，就注定会绽放出炫目光彩。同样，让我感恩的是家乡芬芳的泥土哺育了我，是南北湖甘甜的湖水滋养了我的生命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

午后 ■罗倩

意犹未尽

那平静又深沉的凝望

■冯如文

不知不觉，从事老年工作已经四年。这四年中，目睹了许多别离，也时常收获温馨。

我们每一个离退休办工作人员，都要参与到离休或退局支部学习中，这种身份被称为“联络员”。然而在实际的工作中，我们并不仅仅关注他们的学习活动，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，开展慰问，帮助解决难题。正是有了多方面的接触交流，我们跟老同志之间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。

我所联络的离休支部，老同志们年纪最小的也有83岁了。这些老同志，从革命战火和新中国建设的风雨中走过来，前半生有着不平凡的经历，后半生有着令人尊敬的称谓，然而坐在一起交谈，他们也就是普通的老人家，没有架子，跟你交心，话着家长里短。

董老师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那会儿刚认识，聊起大家都喜欢的花草，我说自己种的辣椒籽儿，三个月了未曾发芽。董老师立刻说：“我家里的辣椒出苗了许多，下次我给你带些来。下个月碰头时，你记得提醒我。”我虽然“嗯嗯”，心里谢着她的好意，但也没有放在心上，觉得不应为这种小事打扰别人。哪知一个月后支部活动聚在一起，董老师当真把辣椒苗带来了。那是一簇葱绿的幼苗，叶子肥厚，茎秆笔直，放在一个铺有湿土的塑料杯子里，显得生机勃勃。董老师又细心叮嘱，倘若是种在花盆里，栽种一阵子后，需要选苗，留下好苗，去掉次品，不然营养不足。那年夏天，我第一次种出辣椒，个头不大，像灯笼一样挂在绿枝间，煞是好看。

后来一次去探望孟老师，孟老师将我们引到卧室里，让我们看她窗台上的植物，并指着几盆仙人掌说，那是董老师送的。“你赶紧拍下来，拍给董老师看看！”她说，董老师家住一楼，没有阳光，从来没有见过仙人掌开花的

样子。“你拍下来，让她看看，这些花开得多漂亮！看它们那么精神，我的心情也开朗起来。”在那刺尖上方，一朵朵明艳的粉色花朵，向张开的手一样，迎着阳光，努力伸向天空。

孟老师身体不好，长年居家，她的子女在国外，平时只有钟点工上门来料理半天。像她这样长期病痛缠身的老同志有很多，其中子女无法身边陪伴的，又有相当一部分。每年我上门慰问遗属，这一体会更加深刻。所以老同志们看见别人来看望，都十分热情，常要拉着你说上一会儿话，问问学校情况，问问其他熟人的近况，又或者诉说自己的家事，或者反映难题。在这些走访和慰问中，让人感受强烈的就是老来的空巢现象和居家养老的瓶颈。

我国从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，目前上海近1500万的户籍人口中，老人比例占了33.3%。未来几年，老年人口数字会加速上升。这些年，我们并不遥远，当我们在繁华的市中心看着衣着鲜艳、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疾步行过，也在城市脉搏的远端，那些陈旧社区及邻近的公车地铁路段，看见一丛丛花白的头发和一个个步履蹒跚的身影。老年离我们并不遥远，目睹了别人的病痛与孤独，不仅让我们领悟到要珍惜眼前亲人、注重自身健康，更让我们明白自己工作的责任和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义务。

老年工作，有的同事做了二十年，但仍然乐在其中。帮别人解决难题，听人倾诉，病中探望，代为申请补助，甚至爬到树上去给老同志摘香椿，或者一次又一次帮老同志调整iPad，双方建立起来的联系，其实已超过了工作范畴，然而帮人点滴，自己也收获了愉悦。老同志们也很理解，有时生病也不告诉联络员，怕添麻烦。对于常规慰问，老同志说，你们工作忙，就不要来了，慰问品就快递送来。我们说，要去的，要去的，

送慰问品是其次，主要是想看看您。老年工作，是服务别人人生的最后一程。在这最后一程中，人们除了物质支助，更需要精神慰藉。

去年国庆前夕，我们接到家属的电话，告诉说长期卧病在床的母亲刘老师去世了。尽管丧事简办，国庆节那天，我和同事还是赶去了龙华。我们参加过许多追悼会，送别过很多人，这一次却是最安静的告别。家属简短发言后，人们走向遗体告别。刘老师的先生孙院长也是我们学校的离休干部，其时已经91岁了，他颤巍巍走到灵床前，扶着床沿站住了，很久都没有动。司仪想出声引导，刘老师的女儿摆手说：“我爸爸想多看看妈妈。”我们看见那白发苍苍的头深深埋下去，神情专注，久久凝望。那一会儿，是怎样的思绪起伏在老人家心中？也许他看见了他们最初相识的一幕，回顾共同度过的艰苦岁月，还有病痛中的相濡以沫。没有哭泣声，那种平静又深沉的凝望，像是看透了一切的人事，然而正因为看透，所以告别得从容又深情。我接触到的很多老人，把我们忌讳的“死”字挂在嘴边，付诸谈笑，甚至做出遗体捐献的安排，他们年轻时信仰坚定，年老后步履坚强。那一幕告别深深印在我脑海里，并心生敬意。生命的终结非但不是情感的句点，有时还是情感的升华。

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早在进入文明之初，我们的祖先就提出：“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。”在社会快速发展和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，实现“皆有所养”不是难题，然而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去探索和改善。古话又说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；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除了做到养老，还要尊老爱老，理解老人，甚至向老辈们学习，这不仅是优良家风的传承，也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一大工程。